



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“上海故事”

近40载全年无休,60岁的上海裁缝界“老法师”
印伯龙成为众多明星的专用改衣师

执一柄木尺 裁一城风华

愚园路一隅,藏着一间面积只有13平方米的裁缝店。不起眼的门洞里,狭长的走廊连着有些陡峭的木质楼梯,踩上去嘎吱作响。抬头是一块稍显破旧的白色门板,循着上方醒目的黄色标记左拐,掀开门帘,60岁的印伯龙正倚着一张木桌忙碌。轻微泛黄的白色桌布上,堆叠着颜色不同、样式各异的衣物。他一手拿着一把表面斑驳的木尺,一手捏着划粉片在衣物上细细勾画。一场蜕变正悄然发生。

印伯龙是如今上海裁缝界的“老法师”,做裁缝近40年,几乎全年无休。凭借一双巧手和一腔热爱,以勤奋、努力与坚持为针脚,他用无数个日夜夜裁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► 印伯龙在店里忙碌

本报记者 曹博文 摄



拥抱网络 打开新世界

期,印伯龙也只休息了半天,但他却乐在其中,“我改的衣服,顾客满意了,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”

“师傅,今天下午4点半能来找您改衣服吗?”采访印伯龙不到半小时,他就接了两个顾客的电话。回答记者提问的间隙,他还在忙着回顾客消息。问他这些年生意这么红火有啥秘诀,印伯龙举起手机,开始滔滔不绝:“我现在也做网上生意,顾客来自全国各地。”

原来,移动互联网时代为印伯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,他先是学习如何使用微信,后来又开通了小红书、抖音等平台账号,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改衣心得,扩张生意版图,积累了数千名粉丝。有的顾客不在上海,印伯龙便与他们微信视频沟通改衣需求,再通过快递交接,完成一单单衣物改制生意,礼服、婚纱都不在话下。今年5月,一位海南三亚的顾客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印伯龙,特地来上海找到他,要求改制一件高定礼服。

凭借精湛的手艺,印伯龙走上上海弄堂,走向更大的舞台。如今,他已成为众多明星来上海参加活动时的专用改衣师。微博之夜、上海国际电影节、电视节、各种时装周的红毯上,都“闪耀”着他的心血,“我服务过的明星有上百位,他们的衣服,最贵的要几十万元,所以,我每次都做得特别用心。”

虽然听上去光鲜亮丽,但印伯龙挣的都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辛苦钱。每逢大型活动举行,他要提前去给明星试衣,在各大酒店来回穿梭,连续几天通宵忙碌也是常态。

谈及小店如今的收入,印伯龙笑着说,现在的生活比从前要好太多,自己已经心满意足。他热爱这份工作,还没想过退休,“做不到80岁,70岁总可以吧?”

本报见习记者
陈佳琳

扫码看视频



初到上海 学门新手艺

印伯龙,江苏泰兴人,曾在老家做过皮鞋。1984年,二十岁出头的印伯龙来到上海拜师学艺,做起了裁缝。一开始,他跟着师傅上门为顾客定制衣物,每天能挣2块5,“那时基本全年无休,每天从早上9时干到下午6时,晚上还要加班。”

1988年,印伯龙来到浦江镇的一家服装厂做裁缝,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,经手十几件衣物,一个月能挣500多元。可惜好景不长,两年后,这家服装厂因为效益不好倒闭了。

于是,在1991年,印伯龙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裁缝店。后来十几年,从长宁区的中山公园旁到定西路,再到普陀区的新村路,他和妻子一路辗转,小店也跟着多次搬家,最后,终于在长宁区愚园路安了家,到如今已将近20年。

对印伯龙而言,裁缝店不仅是他工作的场所,也是自己在上海的家。最苦的时候,他的小店只有6个平方米,放不下床,他和妻子只能打地铺睡在桌子下面。那时,屋顶是石棉瓦,夏天热得像在蒸桑拿,他只能用泡沫塑料盒子装上自来水,放在屋顶上散热。为了维持生计,他早上4时起床,去菜市场摆地摊接单,“生意好的时候能接到六七单,不好的话一单都没有。”

虽然开店经历坎坷,但在一针一线的精雕细琢里,印伯龙练就了一双量体裁衣、缝制整烫的巧手,更深深地爱上了这门手艺,“看到别人穿上我做的衣服,漂漂亮亮的,很有成就感。”

走过寒冬 换个新赛道

2010年左右,印伯龙裁缝店遭遇了“寒冬”。“那时,商场里衣服款式多样、价格便宜,找我做手工定制的顾客越来越少,生意

惨淡,大约90%的裁缝都转行了。”印伯龙是剩下的那10%,“还没想好转到哪去,只能继续做着,慢慢熬。”

2012年,新的机遇出现了。“上海的很多西装定制店不会改衣服,就把顾客都推荐到我这里。”但是,改衣服并不比做衣服简单,比如男式西装袖子的袖长怎么改,印伯龙心里也没数,只能慢慢琢磨。“从什么地方下手好一些?”“这件衣服怎么改才能达到最佳效果?”这些问题,他有时要琢磨一晚上,甚至连早起晨跑时脑子都停不下来。

日复一日的苦心钻研终于有了成效。如今,印伯龙改制衣服已得心应手,好手艺更是在顾客中口口相传。在他的小店,改衣收费视衣物的材质、修改难度而定,通常在50—500元不等。他的桌上放着一个记事本,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顾客的改衣要求与交衣时间,与装衣袋上的标签一一对应。

尽管已是花甲之年,印伯龙还是天天忙得团团转,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,除了过年,基本没有休息时间。刚刚过去的元旦假

公交车,你想不想约?

上海公交行业探索互联网预约乘车模式

配置显得捉襟见肘,5月底实施扩容,早高峰运营时间提前至7时30分,增加1辆配车,增设董家渡金融城站。6月起,直通车的日均客流增加至2000人次左右。

2023年以来,像“金融直通车”这样的定制班线,久事公交已开行18条,在补上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短板、解决市民出行痛点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。

面对日常客流下滑的行业困境,久事公交一直在寻求转型突破的各种可能。“像直通车这样的定制班线,不仅服务园区,解决了职工上班最后一公里难题,也让我们公交运营企业的效率得到了相应提升。”杨黎明坦言,直通车早晚共运营4个多小时,每个班次近40名乘客,效率超过绝大多数的常规公交线路。

去年9月起,更多的定制班线开始试水,其中绝大多数是企业定制的通勤班线,解决职工从轨交站点到厂区或园区的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。“这些定制班线点对点直达,省时省力,特别是省去了刮风下雨天的出行麻烦,受到园区和职工的普遍欢迎。”杨黎明透露,今年一季度公司还将扩大试点范围,计划再增加15条定制班线,合作范围也不再限于厂区、园区,还有学校、医院等。

这是一次试水,测试线上功能模块,检验线下服务配套,“如果反响好,可以增加班次,如果需求不大,我们也可以调整推出其他线路”。这条线还可以缓解节假日上海交通枢纽客流疏运压力,为地铁末班车停运后市民出行提供新的公交解决方案。

2023年10月,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印发《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针对目前公交行业困境提出15项具体举措,明确支持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充分利用运力资源,开通通勤、通学、就医等定制公交线路;发展“公交+旅游”服务模式,优化定制公交管理流程,提高办理效率。

当前一些公交线路客流量减少,但部分通学、通勤、出游、新建社区的交通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。可以享受公交车专用道、信号优先的公交服务,如果能够推陈出新,扬长

避短,应能解决百姓出行痛点,增加吸引力。

2022年11月底,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,久事公交集团巴士四公司承运的“最后一公里”短驳车启动试运营。“金融直通车”从小南门地铁站出发,覆盖了南外滩大部分金融机构,截至目前,载客超过35万人次。

南外滩“金融直通车”线路起始站为9号线小南门地铁站,途经鑫景金融站、金融品巷站,久事大厦站等,晚高峰反向运行,覆盖了南外滩大部分金融机构。“试运营两三个月后就客流爆棚,特别是早高峰,起始站经常大排长龙。”公司运营信息部负责人告诉记者,试运营期间,直通车早晚高峰各运行2小时,早高峰7时45分至9时45分,晚高峰17时至19时,3辆公交巴士交替环线运行,一共运行36班,日均客流在1200人次左右。

2023年5月,随着南外滩入驻金融机构持续增加,职工人数不断上升,“金融直通车”

本报讯(记者 任天宝)如果公交车可以提前预约,你会尝试吗?面对行业困境,公交系统正积极求变,推出新模式和定制班线,以在“地铁为主,公交为辅”的上海公共交通生态中找寻新的定位。记者日前获悉,上海久事公交集团正在研究完善久事公交乘车通App以及小程序,目前小程序已上线,预约乘车模块即将开通,新版本将增加互联网预约用车的功能。

“我们调研发现,公交客流减少除了市民出行习惯改变等因素外,还因为原有线路不符合乘客实际出行需求。”久事公交集团业务部经理杨黎明表示,即将开设的互联网预约乘车功能,可以更加灵活地推出符合市民需求的线路。“我们先期推出中山北路中潭路至安亭汽车站的陆安线,点对点直达,乘客在网上预约具体乘车日期、班次,在指定时间上车,费用还是2元。”